

小南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二 五 八 六 號	六 六 冊	四 九 號	七 門 三 部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

吳 潘維城學

陽貨第十七

釋文凡二
十四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箋

陽貨或作陽虎曰趙注陽虎魯公篇陽虎曰趙注陽虎魯

季氏家臣也又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趙注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過庭錄曰趙意似以陽貨陽虎為兩人虎既四季孫專魯政則升為公臣豈有向作季氏臣故孟子有士大夫之說注但歸孔子豚注鄭曰魯誼文生義未必以為兩人也歸孔子豚注鄭曰魯讀饋為歸今從古釋文歸孔子如字鄭本作歸孟子饋趙注引此文亦作饋豚說文云小豕也孔子時其孟子作蒸豚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孔子時其

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釋文塗字當塗也而往拜之

論語駢枝曰王藻曰大夫親賜士士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在拜於大夫之家是為再拜敵者之賜但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家是為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巳不得受於大夫之家是為再拜敵者之賜但一拜也由是言之陽虎饋豚而闕孔子之亡正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貨不為驕孔子不為誦孟子以敵者之禮拜貨是故禮與王藻不合以事理論之則王藻是也大夫賜士之禮大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安甚矣而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之何以爲孔子塗論衡知實篇引作途論語後錄陳鱣並謂當作涂而以塗爲俗字
據周禮遂人注涂容乘車一軌者也
謂孔子曰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注馬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爲政是

迷邦也集解○釋文云可謂仁乎曰不可經傳釋詞

之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釋文好從呼

冀反謂聖經室集曰元謂魯國時人之論已皆以知音智聖仁尊孔子故孔子曰則吾豈敢陽貨之

言亦因時論而難之也又智者仁之次漢書古今人表敘論九等列智人於仁人下子張以仁推令尹子

文及陳文子孔子皆答以未智焉得仁明乎必先智而後能仁也故陽貨諷孔子仁智並稱孔子謙不敢

當非特不居仁且居智矣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注馬曰下老歲

月已往當急仕也集解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後漢黨錮傳序言嗜惡之

文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鄭注引孝經說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正義曰

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行五行在人爲五常得其
清氣備者則爲聖人得其濁氣簡者則爲愚人降其
以下愚人唯上所稟或多或寡或移或不可言一故分爲九
等孔子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二者之中人七等也韓詩
外傳六子性相近習相遠也亦據中人之外逐物移矣
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則無仁
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則無仁義禮智
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順天之保之則生則無
固言天之知命無以爲君子小雅曰順天之保之則生則無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彝
德以爲善者也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此以
性爲善者禾也春秋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此以
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此以
也米與善之未可謂繁露實性篇云善如米性如禾此以
也天之善爲止於繼天而性也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繁露
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

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
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
萬民性皆能當之名過矣聖人之性不可名性斗智如
之性又不可待復二十日而後教訓而後爲善待教訓而
而後能爲善性待漸於教訓而後爲善待教訓而後爲善
所然也爲善性待漸於教訓而後爲善待教訓而後爲善
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米玉出於璞而
作雛也謂之性善也性善者天質之樸也性善者天質之
之性未爲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也性善者天質之
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也性善者天質之
以性爲不質則王教不能化無王教則質樸也性善者天質之
言相遠不當指性之惡者經傳放證曰教則質樸也性善者
言無所不當指性之惡者經傳放證曰教則質樸也性善者
圍性善之旨直至孟子始發之孟子性善之旨直至孟子
堯舜乃一生願學大本領故七篇自述之性善之旨直至
人言性相近則性無不善可知若天性習相遠則維城案
由習又可知聖人嘗云少成若天性習相遠則維城案

禹引伯

明策秀

明策秀

才文選古詩注謝玄暉臥病詩注引並云子游
注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裁文類聚亦云子游
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當是約舉兩章文
故一有子之武城句一無子之武城句也弦歌周禮
小師注弦謂琴瑟也夫子莞爾而笑釋文莞爾華版
也歌謂依詠聲也夫子莞爾而笑反本今作莞
莞陸本作莞易夬九五莞陸夬夬虞翻注莞說也
讀夫子莞爾而笑之莞論語古義據此謂漢以來皆
作莞論語埃質云說文解字莞山羊細角者從兔足
首聲讀若九寬字從此此莞字本誼也訓爲喜說者
嗜誼也論語後錄謂荀爽作莞菜以莞菜之莞爲首
爾之莞借字歟維城案莞莞莞莞形並相近而實不同
說文莞莞菜也從艸見聲莞莞艸也可以作席從艸
聲莞之誤莞猶莞之誤莞歟楚辭漁父王逸注笑雖
斷也莞曰割雞焉用牛刀釋文焉用牛刀卽管子
一作莞曰割雞焉用牛刀於虔反
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也或曰說文云牛太
壯也又物字解云牛爲大物故凡物之大者亦謂之

牛爾雅釋草著牛藻郭注似藻葉大疏云若一名子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釋文易使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爾雅釋詁云戲謔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釋文弗擾而小筌弗擾左

丑史記孔子世家同鄒氏云反以費悲位反筌弗擾左

丑作蹂蹂作擾擾即擾從牛從柔亦即蹂字吳氏遺著

書擾而穀徐廣曰擾一作柔柔亦即蹂字吳氏遺著

同擾當為擾說文擾字也謂擾為久切擾聲之轉

驕犬擾擾同聲通借字說文本以擾訓狃也故弗擾左

傳亦作不狃爾雅狃復也說文狃復也詩狃山之狃

亦作變知從變從柔從丑之字竝可通說文又有擾

字云煩也從手變聲音義亦與變近無擾字世家定

公九年孔子欲往左氏則於十二年云季氏將墮費公

孔子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

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無召孔子事即

召孔子孔子方且任仲由墮費豈有欲往之理哉史

記謂季氏使人召之較為近理但下文子路不說云

云又不可解羣經補義四書考是子路不說曰末之也

異多臆度之辭不如闕疑為是子路不說曰末之也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釋文不筌論衡問孔篇引作

無不說二字爾雅如之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俱訓往故之可作如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釋文夫注鄭曰東周據時

成周詩黍離筌說苑至公篇孔子懷天覆之心挾仁

正義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紀綱之廢

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侯幸施道以子百姓而當
 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伸
 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被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我
 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左傳序正義云如其能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言欲興周道于東方也蓋用
 集解何晏說與鄭義異鄭以東周為成周者詩黍離
 正義云以敬王去城而遷于東周自是以後謂王
 城為西周公成王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
 于王城周公成王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
 人于成王周公成王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
 時為東周據時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
 其為東周據時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
 論語古義乃謂何義與公羊黜周有是理哉論語述何曰弗
 黜陽虎之黨也公羊論豈有是理哉論語述何曰弗
 不達如有用我者天子不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
 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公
 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為東周

也史記載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
 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為陳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為
 我徒猶言非吾徒也雖云述
 何亦不用黜周王魯之說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不侮信則不侮

則得眾信則人任焉箋周禮大司徒注任信於友道

之故論語云敏則有功箋疏曰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

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箋疏曰謂朋友有道德則任信

有漸故敏則有功疏云敏審也言舉事敏審則有成

功矣是敏之義為審信二十三年左傳禮成而加以敏注云

敏審當於事亦以敏為審周禮地官師氏二曰敏德

注云敏德仁義順時者也當其可之謂時順時則審

陽貨

爲不知何所案據小司馬但言當在河北而終不能
明指其地張守節則以湯陰之牟山當之按左傳趙
鞅伐衛遂圍其中牟是正佛肸據邑以叛之時則晉之
中牟與衛接其地當在夷儀五鹿左右顧祖禹曰湯
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三卿所居皆重地韓氏之中
陰縣有中牟山趙氏之所重在晉陽而都之平陽也
險可知不知也趙氏自是而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
傳鄭之中牟至漢始得名其後中牟之名絕不見於
審而誤綴之屬注亦強記之亦以爲公卒孔子去曹
史記言鄭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宋又適鄭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不用孔子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言孔子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鳴犢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反乎衛靈公死乃息與孔子鄉作爲陳蜚雁色不在
孔子子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

子蒯瞶于戚冬蔡遷于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
年六十春秋哀公二年也哀公五年傳云趙鞅伐衛范
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是也中牟哀公五年傳云趙鞅
九年傳云晉車千乘在中牟而從范氏矣又定
牟人欲伐之晉車千乘在中牟而從范氏矣又定
又明矣范中行子之亂在定十三年中牟之叛當在
後至哀二此益見中牟不當在灤水之北也子曰然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釋文云磨而未多反不磷力刃反涅而乃結反箋子
說文云謂黑土在水不磷者不磷也綱而乃結反箋
而不言也史記無然字論衡問孔篇引無然字然有
文磨字又作摩州輔碑作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
礪省字也作摩州輔碑作摩與磨通論語後錄曰依
文礪水生也應作礪別字也詩唐維城案說文無礪
清徹也釋文云本又作礪也詩唐維城案說文無礪
論語占主美箋

於鑿注鄭司農云謂不動於鑿中也立謂甌亦敝也
其線而藏則雖敝之甌謂甌帶綴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
鄰讀磨而不傷也甌與甌通甌帶綴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
雖敝漢書枚乘傳也甌與甌通甌帶綴故書或作鄰鄭司農云
傷者故說文有鄰無甌詩以穿石則石有動之水所敝不傷
日白乎不淫不有鄰無甌詩以穿石則石有動之水所敝不傷
後漢書隗囂傳賢者史記屈賈論褒賢篇所不盛節潔言
皦然不淫不有鄰無甌詩以穿石則石有動之水所敝不傷
皦爾不淫不有鄰無甌詩以穿石則石有動之水所敝不傷
淫而不淫不有鄰無甌詩以穿石則石有動之水所敝不傷
休取音近為義則淫經義訓同釋云方泥淫不淫皆即此
日孔篇新語道基篇引淫與淫訓同釋云方泥淫不淫皆即此
問當是隸別說文淫也黑土部曰淫中者也段注水部曰
縞者淫也淫也黑土部曰淫中者也段注水部曰淫中者也
謂之淫也淫也黑土部曰淫中者也段注水部曰淫中者也

中卽汙泥爾故廣雅釋訓淫為泥顧泥非染物者准
南子齊俗訓素之質白淫之質黑淫則黑倣真訓云今
以淫染縞則黑於淫高誘注淫也楚人名為淫石秦
之山其陰多石淫郭注即淫也蓋今之阜礬吾豈匏瓜
人名為羽淫也水草經亦名淫石也神農本草吾豈匏瓜
草經礬一名羽淫也水草經亦名淫石也神農本草吾豈匏瓜
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鄭曰我非匏瓜焉能繫而不
食者冀往仕而得祿也文選登樓賦注○釋文匏瓜
度說文匏瓠也國語晉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韋
反匏謂之瓠若裁不裁于食言不與鄭義異陳與詩苦
傳匏謂之瓠言不別析言之則有與鄭義異陳與詩苦
匏與瓠渾言不別析言之則有與鄭義異陳與詩苦
葉瓠皆可食公劉酌義疏云匏瓠不可食故云苦葉是
謂八月之時正義引義疏云匏瓠不可食故云苦葉是
淹者極美八月月中堅強者瓠匏之始生者也今言匏而
物異名匏瓠之堅強者瓠匏之始生者也今言匏而

不言飢是將堅強者矣秋槎雜記云苦匏但繫以渡水夫子言已將為世用非若匏瓜但繫以渡水而不能為人食而皇疏則云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材智宜佐時理務焉得如匏瓜繫天而不可食邪故匡考古錄云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繫而不食猶言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以挹酒漿也曹植洛神賦歎匏瓜之無偶怨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無正欲賦傷匏瓜之無偶怨織女之獨勤古稱匏瓜正是日月星辰繫焉之繫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釋文六蔽必世反對曰未也居吾語女釋文吾語魚據反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釋文好仁同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蕩讀當為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荒蕩讀當為惕說文解字曰惕放也從心易聲下文今之狂也蕩同此

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釋文也絞交卯反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注包曰小子門人也集解○釋符詩可以興釋文以興可以觀注鄭曰觀觀風俗之盛衰也集解○釋文以興可以羣箋論語補疏曰詩之則輕薄嫉忌之習消可以怨注鄭曰怨謂刺上政擊故可以羣居相切磋

義正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釋文邇音爾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箋論語族質曰鄭公注禮軌云志古文識然則以多識前言往行與此多識音同訓同

論語注疏卷九 陽貨 十一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注馬曰周南召南國風之始

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為

如向牆而立也集解○釋文召南上實照反下及注

鄉許亮反箋為漢劉歆傳或為淑女受六反下如注

又作向同箋為漢陳災毛詩疏南國也為頌注說也周

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陽譙周司馬貞說在江漢之域

居扶風雍東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

公當武王成王之年營治東都王城六年制禮作樂遂

方諸侯攝政五年與己陝內所采之詩編諸樂章屬

以文王受命以後周南焉召南釋文召地名在岐山

歌於大師名之曰周南焉召南釋文召地名在岐山

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水經渭水注雍水東逕召

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兆璠曰亭在周城南五里與

案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成王時為三公北燕國
今京師順天府治召公未就國居王朝為西伯自
陝以西主之周公定樂遂以分陝所典治之國名之
曰召南焉商邱宋舉四書釋地序曰逸周書南國名
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用分為二南之國韓嬰詩序
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釋地又續本程大昌說云
南樂名詩所謂以雅以南非南國又續本程大昌說云
記曰詩譜紂命文王以雅以南非南國又續本程大昌說云
南是南方一何止二國似宋氏信逸周書為諸侯則
氏不釋為國為長又詩周南有江廣汝墳召南有江
汜江沱若非典治南國何以詩咏及此左傳云江漢
唯漳楚之望也又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文
王所以封汝也明南國地在荆楚為國亦多韓嬰云
在南郡南陽之間南國地最為楚括漢地志南陽
南郡並屬荆州又楊子方畧信曰諒周南召南衛
之語也是別二南為國以此而實宋氏舉韓詩序
說為長閭氏謂非南國諸侯為短至以雅以南箋以
南為南夷之樂文王世子胥鼓南注義同明堂位云

任南蠻之樂也蓋任南古音義不別則南樂不得以
二南當之二南之詩播之樂章是為正歌燕禮謂之
鄉樂磬師謂之燕樂
無名為南樂者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注鄭曰玉璋圭之屬也帛

束帛之屬也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

其安上治民也集解荀子大略篇聘禮志曰幣厚則

帛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注馬曰樂之所貴者移

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集解鄭曰言樂不但崇此

鐘鼓而已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也御覽五百

秋繁露玉杯篇引作鼓漢書禮樂志曰樂以治內而
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畏敬之

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說難
形則發之於詩歌詠言鐘石筦絃蓋嘉其敬意而不
及其財賄美其歡心而不流其聲音故孔子曰禮云
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禮樂之
本也禮記仲尼燕居篇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
酌獻酬酢然後謂之樂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
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
也衛氏集說引臨邛宋氏曰禮云云與此經相為
表裏蓋莫難於言而履之謂其成於物也
於我也莫易於玉帛鐘鼓謂其取成於物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注釋文內荏在箋說文集弱兒荏在當為集

蘇非此義論語後錄云應劭說文荏荏在屈撓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穿窬音瑜本又作窬音同說

音與一音箋疏禮記表記云穿窬木戶郭璞云門邊小竇
豆與音餘箋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論語

論語占生集箋卷九 陽貨

後錄云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名之曰盜所謂姦人歟陸德明本窬作踰案說文解字踰越也窬穿木戶也郭璞亦云窬門邊小竇蓋窬為門邊小竇而踰牆乃踰字也集解孔云窬窬牆疑本作踰五經文字窬弋朱反又音豆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注周生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

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

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

言此所以賊德也集解○釋文鄉原如字又許亮反

本又○遷陳鱣曰鄉原孟子解之甚詳周生之言無乃

故作向○遷曲義疏引張憑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

故曰鄉原尤非也中論考偽篇鄉

原無殺人之罪而仲尼深惡之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注馬曰聞之於道路則傳

而說之也集解○釋文則傳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與哉音餘後漢書

引也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李法傳

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

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潛夫論愛

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苟患

失之無所不至矣注鄭曰無所不至者言諂佞邪媚

無所不至也集解○釋文邪媚上○鹽鐵論語排章

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無所不至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注包曰言古者

民疾與今時異也集解古之狂也肆注包曰肆極意敢

言之也集解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注馬曰有廉隅

也集解鄭曰魯讀廉為貶今從古釋文廉魯

審密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云云

有廉隅故馬以廉為廉隅蓋狀矜矜者之嚴正也繩直則外

魯讀廉為貶者陳鱣云貶自貶損矜亦為古之疾也

也釋名廉白檢斂也貶廉義同今之矜也忿戾文釋

計反也戾當讀如悖戾之戾古之愚也直今之

愚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注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七經考文曰古本足利本無此章讀書錄曰唐石

經此章先無而後添注蔡邕石經陽貨篇末題云凡

廿六章今集解本此章在內其廿四章似蔡邕石經

僅分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謂伯魚曰各自為

一章故云廿六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引論語陽

貨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是漢魏舊本皆有此章後人

刪之非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釋文惡紫為

飲傳引並無也字羣經補義曰玄冠紫綬自魯桓公

始此尚紫之漸齊桓公有敗紫欲賣之先自服之國

人爭買其價十倍春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大子

數其罪而殺之注紫衣君服則當時競尚紫矣故曰

惡紫之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注包曰鄭聲淫聲之哀

者惡其奪雅樂也集解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釋文覆

子曰子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注鄭曰魯

讀天為夫今從古釋文天何言哉四書考異曰兩天

句似從魯論為勝陳鱣曰天夫形倡故異然下句魯

亦當讀天論語述何曰聖人之文天也天道至教

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

不盡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待事而萬事

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知之故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之釋文孺悲而樹注鄭曰將命傳辭者文選思

反字亦作薦

喪禮記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

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是

相見禮疏謂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維城案古人之

始見必因介紹悲為弟子疑亦無待介紹者孔子之

辭以疾或別有故歟若謂其始見則悲奉君命來學

命者云云望文生義實非定解蓋其所以見拒於孔

子之故與史記弟子傳之不列其名皆不可攷已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釋文期音基下四書紀

已久矣之期當讀如字期可已矣之期乃讀為期月

之期蓋三年四句申期已久矣之義舊穀二句起期

可已矣之義舊說皆讀為基非是維城案史記弟子

傳引作不已久乎則期非期月之期明甚況上云三

年之喪下接言期月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

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為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當即

此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注馬曰

周書月令有更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

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

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

集解○釋文鑽子官反燧音遂期可居宜

檀上子各反下半久反又音由槐音懷

云其辭今人論語古義牛弘曰蔡邕王肅云周公作

周書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又云周書月令論明

堂之制殿垣方在內水周如外水內徑三百步尚書

正義引月令云三日曰燧唐大衍歷議曰七十二候

原於周公時訓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則同

然則月令篇歷隋唐猶也改火日知錄云有明火

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

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古

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後有四季五行之變素問黃

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

之義也馬洲徐頤改火解曰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

于三代迄于漢廢于魏晉以後復于隋而仍廢其制

則四時異木其名則見于書鄭子其器則燧其用則

有常其官則漢以上皆自其義則或信或不信曷言

之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察五木以爲火故曰昉于

上古也唐虞尚矣周監二代周禮有司燧行火之政

令故曰行于三代也秦乘古制漢武帝時別置火令

丞中興省之然續漢志曰冬至鑽燧改火故曰迄于

漢隋王劭以改火之義近代廢絕引東晉時有以燧

陽火渡江者世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

故曰復于隋而然其後不見踵行者蓋視爲具文而已

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

引郭子以說焉論語鑽燧改火馬南郡引周書月令
焉不得異語以相難故曰見周書及郭子其器與用若
何夫燧取明火於日木燧則以鑽火木與木相摩則
然蓋不可一日缺者非有常乎其官若何顯項有子
曰犂為高辛氏祝融顯天之下其官若何顯項有子
時有火正閼伯居商邱舜使益掌火夏小正有主夫
出火則屬夏官下土二邱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
周則屬夏官下土二邱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
改火事屬夏官下土二邱主火祀大火而以火紀時焉
儒以爲配五方之說則曰此據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
不黑又或不得其說則曰此據致疑於榆柳不青槐檀
膚淺俱不足信也惟先師半農先生據管子幼官篇
及春秋賈誼書以槐檀爲東方木榆柳爲南方木其
說曰春取榆柳取之北方也冬取槐檀取之東方也
淮南王書所云冬至甲子受制木川事火煙青七十

二日云云者合古人取火皆於分至先師然見三
代本制故獨可信也抑聞之天官心爲大火味爲鶉
火既竝懸象於上出火內火以之爲節而炊爨烹飪
則別著改火之令古先聖王法天地揆陰陽順四時
理百姓不蒙福不其神乎後世無天札物無害生革故取
新法以上之政其義廢於後者何可勝道蓋有大於是
者學亦講明其義以待上之人用之而已論語後
錄亦云管子春爨獸之火中夏爨毛獸之火秋爨介
獸之火冬爨鱗獸之火釋文食大夫上音嗣下箋說文稻
子曰食大夫稻衣夫錦釋文食大夫上音嗣下箋說文稻
沛國謂稻曰稷稷稻不黏者札樸曰稻謂黏者稷俗
作糯音奴臥切黏者也錦說文云襄邑織文詩碩人
傳云文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
衣也
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
釋文不樂音洛不樂音洛不樂音洛不樂音洛
樂音洛不樂音洛不樂音洛不樂音洛
章云服美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與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

母之懷注馬日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集

論語後錄曰人元起於子男从子左行三十女从子

右行三十而嫁為夫婦其男自己左行十得寅故十月

而生男女自已右行十得申故十月而生女寅為易

正申為金正也又三年復歸於己巳為夫三年之喪

懷妊子生三年亦懷抱之此其義也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子傳作通義後漢書荀爽對策曰

注引禮記作通喪誤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為通喪豈予也獨無三年之思愛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注馬日為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集

文博奕音亦為其于偽反據樂五教反論曰今世

又音洛淫慾音欲又羊佳反本今作欲論曰今世

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

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

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大

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某易

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鄣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

兼士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微

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

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

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

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是則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注包

注引桓譚新論曰俗有園墓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求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罪自生於小地蓋雖有上中下之別無不用心為之者廣雅曰賢勞也聖人非真以博奕為賢第以為猶勞於無所用心者耳法言寡見篇引平字作於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史記弟子傳引無君

作之子字以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

盜子字以盜弟字傳有作好為作則漢書地理志引無義作

字周禮治其禮儀注古書儀作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誼是誼古字義

也今字

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也集解○釋文有惡鳥為惡二字餘皆同惡漢石經無亦字子貢曰有下無惡音好稱呼報反惡字陳鱣曰子貢方問君子有惡夫子答之字貢乃云賜亦有惡也子貢曰有者與檀弓曾子曰有句法同也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故君子惡稱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釋文而訕漢石經人之惡四輩經比邱尼經音義引同鹽鐵論口口章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是漢時本並無流字論語後錄曰有流字者俗本也無義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臣下不得目惡居下流涉彼而誤說文訕謗也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注馬曰窒窒塞也集鄭曰魯讀窒為室今從古釋文而窒珍果說文窒塞也魯讀窒為室反魯讀云云者韓勑脩孔廟後碑亦以

室為室漢書功臣表有清簡侯室中同史記作空中
徐廣曰空一作室知室與室通論語後錄曰室室皆
从至為聲故互通歟陳鱣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
室乃室之省故從古為正
以為知者釋文微以古堯反鄭本箋中論嚴辨篇引
譽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
以此為孔子謹絞急似即用鄭本陳鱣曰泰伯篇云
直而無禮則絞馬曰絞絞刺也皇疏譏刺它人之是
非與下不孫舉註同一例也漢書五行志引詩匪微
謂論語惡微以為知者微鄭本作絞微絞古通毛詩
作絞之省假故漢志作微鄭本作絞微絞古通毛詩
微據此則應鄭義同也 **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許以
為直者注包曰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集解○釋文
同許以居謂反攻人陰私說箋說文許面斥
文云面相斥字林許紀列反箋罪相告許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釋文近附近之箋後漢書楊震傳疏夫女子小人近
近遠于萬反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即本此文近
主喜二下四年傳云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婦女之
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恨無已亦此意也但
彼專言女子此兼言小人耳後漢書爰延傳引此文
唯作惟養下無也字孫作遜魏志黃初三年令亦作
遜漢石
經作孫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注鄭曰年在不惑而

為人所惡是終無善行也集解○釋文見惡焉故箋

漢石經作年冊見惡焉陳鱣曰廣韻引說文云冊數
名今說文十部无此字惟釋字下云冊數之積也與
庶字同意蓋本有而今脫之耳釋文引鄭注孝經云
冊疆而仕漢孔鮒碑云選年冊以上孔憲碑云年冊

九雍勸關碑云年卅五皆以四十作卅也

微子第十八釋文凡十四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注馬曰微箕二國

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也微

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而見

殺也集解○釋文○微箕二國鄭康成謂俱在圻內紂之直又反

東北一十五里有微子城遼州倫社縣東南三十里

有古箕城皆其所封地疑近是論語後錄曰呂氏春

秋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仲衍其次

曰受德受德乃紂也其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仲

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母欲置微子

故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

妾之子紂故爲後案尚書稱微子爲殷王元子是紂

之長兄又父師曰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是即太史爭紂時之事矣箕子史記宋世家正義引

司馬彪說名胥餘論語後錄曰周禮司厲其奴男子

入於罪隸鄭司農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疑胥餘

以罪言之非名也詩淪胥以鋪淪胥卽熏胥熏以爲

閭胥者胥靡之胥餘猶言刑餘也呂氏春秋曰傳說

高宗之胥靡漢書楚元王傳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

之是古有此刑矣經義知新錄亦云莊子大宗師云

若將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它申徒狄是

役人之名也此干諫而死楚辭九章云比干菹醢之

注比干紂之諸父也紂或姐己作糟正酒池長夜之

飲斷斯朝涉刳剔孕婦比干剖其心而觀之故言菹醢

也史記宋世家引此節爲孔子語經傳攷證曰此章

人不覺耳史記宋世家曰微子紂庶兄紂既立不明
淫亂于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西伯昌修德滅虜
國亡紂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
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不能
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于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又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為淫洗箕子諫不
聽人或曰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紂為淫洗箕子諫不
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
奴又曰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
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
諫紂由此觀之微箕非不諫也特比干被禍尤烈耳
惟其不忍不諫而或去或死或死諫之時所不及料
也故去非潔身以避亂奴非毀身以苟免死
非要君以沽名迹不同而心則同故曰仁
有三仁焉注馬曰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同稱仁
以其俱在憂亂甯民也集解鄭曰箕子比干不忍去皆

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君雖無道不忍去之也然
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去之理故微子去之

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詩柏舟正義○釋箋史記微

注夏侯元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忠之窮也故
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
事矣是以三仁不
同而歸其一揆也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

人焉往而不三黜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箋論語後

子曰展禽三黜即黜字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作可以去矣新序雜事篇三同枉道
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紂往反箋國風俗通義

十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又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疑孔子為孟子之誤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甯於故國爾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經史問答曰春秋之世三卿次第無常故如季文子為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為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為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閒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愿相宣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

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放之與茲則無過而放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穀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日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雖職職而輕之也是則季孟之閒之說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箋詞云曰者語更端也史記孔子世家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

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案孔子年譜時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七歲景公三十二年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作饋其貴反女樂並漢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如字不朝直遙反齊人歸魯孔子斯征文選鄒陽上書注後漢書蔡邕傳一用今文一用古文也餽饋字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蓋救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

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為政於魯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以驕樂其志哀公心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四書考異云此事在定公時韓非作哀公誤也其云諫而不聽乃去則是常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史記不兼收韓非語蓋失之拜經曰記曰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此專敘墮三都本末又曰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由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卒受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至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專敘孔子去魯本末復提定公十年者以羣婢事多故再言以明之魯世家括其要曰十二年使仲由毀

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有墮成伐之不克而止此
一事也又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此又一事也
淺人改孔子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年五十四為定
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不諳復提文法耳當據
年表及魯世家正之臨海洪震煊云孔子於郊後去
魯不脫冕而行魯郊以孟春是孔子去魯在定十三
年春以為定十二年者誤也案禮記明堂位魯君孟
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注云孟春建子之月又禘記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
上帝注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
是魯郊在周正首月實夏正之十一月也孔子于魯
定十二年冬十一月郊後去魯至十二月公圍成弗
克孔子已去魯矣初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
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
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
奔齊遂墮費此見聖人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使十
一月不去魯則十二月圍成有不克乎明茅氏坤未

審史公文律乃曰孔子欲墮三都墮郈與費矣而成
卒不能墮以勢之無可奈何也是未知孔子去魯在
十一月公圍成弗克在十二月也維城案孔子年譜
云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六歲春郊牆不至孔子去
魯適衛亦以郊後為十三年春其云五十六歲者年
譜生年從公穀以孔子為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先史
記一年故也論語後錄從孔子世家作十四年謂與
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者
蓋三年待放云齊人歸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
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聖功之不終焉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釋文接輿楚辭九章接輿
音餘下同楚辭九章接輿
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體避世
不仕也法言淵騫篇狂接輿之被其髮也
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漢石經何下有也
而字何而德之衰下有也字往者二句未亦有也字
莊子人閒世引而作如何未亦有也字孔子世家引

論語古注集義
卷九
微子

追下有分字而如古字通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注鄭曰魯

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釋文殆而等四

考異云魯讀期斯已矣者疑上篇問喪章期可已矣

錯簡陳鱣云期時也言出處之道惟其時而已矣今

之從政者殆是可已之時也鄭從古者孔子世家云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知古本如此也維城案

魯蓋讀已為期斯已矣之已釋文當有孔子下欲與

脫字非讀此句為期斯已矣翟說非也

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注包曰下下車也解鄭

曰下下車出門也釋文孔子下包等包以為下車者

孔子之與不著姓名論語誤質謂其不欲人知而以

皇甫謐造設姓名為妄四書考異反據謐所云姓陸

名通以證接輿之非姓名謬矣鄭以下為下堂出門

者莊子人閒世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

兮鳳兮云云蓋謂如荷蕢過孔氏之門故以孔子為

下堂出門也論語偶記據秦策箕子接輿漆身而為

厲披髮而為狂宋翔鳳又據尸子楚狂接輿耕於方

城證其為姓名而非接孔子之與是也維城案下車

之說魯論說也下堂出門之說古論說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注鄭曰長

沮桀溺隱者也相廣二寸二耜為耦津濟渡處也

○釋文長沮七餘反桀溺乃史記孔子世家長沮

歷反耦而吾口反廣古曠反桀溺耦而耕孔子以

隱者使子路問津焉四書考異曰夫子但稱丈人為

隱者於沮溺未稱史記誤合為一也漢叟壽碑樂且

溺之耦耕沮作且溺說文云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

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水弱聲而灼切論語誤質

賢冢墓記曰南陽葉邑方城西有黃城山即長沮桀
溺耦耕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也水經注略同
括地志云黃城山俗名萊山在許州葉縣西南二十
五里論語後錄曰耦耕即合人耦也周官里宰以歲
時合耦于耒以治稼穡趨其耕古者有牛耦有人耦
耦耕者人耦也山海經云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
然則謂漢搜粟都尉趙過教民為之者非矣依月令
耦耕在季冬時論衡知實篇引此節云論者曰欲觀
隱者之操長沮曰天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
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注馬曰言數周流自知
津處也集解○釋文夫執音符丘與音餘言三漢石
作車誰下有子字曰是下無也曰字史記世家引夫
作彼曰是也作曰然論語後錄曰執讀曲禮執爾顏
之執車與古通論語古義曰詩出車我出我與問於桀
車荀子引作輿下章出車彭彭史記引作輿問於桀

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
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釋文孔子
餘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子之是魯史記世家引
徒與滔滔叶刀反鄭本作悠悠是魯史記世家引
桀溺讀書錄曰魯論作桀溺古論作悠悠文選幽通
賦溺招路以從已今謂孔氏猶未可安桀溺而不飽
者卒隕身乎世禍曹大家注桀溺亂貌漢書敘傳小
顏注引論語桀溺者天下皆是也釋文鄭本作悠悠
史記世家同鄭從古文選養生論夫悠悠者既以
未效不求李善注引論語為證字當作悠悠今本作
滔滔者是後人改鄭陽胡克家文選考異曰滔滔袁
本作悠悠陳云陸氏釋文滔滔鄭本作悠悠注自據
鄭康成本與他本不同是也陳鱣謂後漢且而與其
朱穆傳悠悠者皆見其可稱乎亦本古論

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釋文辟世史記
人音避世

引無而變而不輟注鄭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
字也字輟而不輟注鄭曰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
止不以津告也集解○釋文輟音憂不輟張
憂不輟說文未部無輟字木部有輟字云摩田器从
木憂聲論語曰擾而不輟羣經補義云擾摩田也又
曰覆種或疑播種之後不可摩摩則種不固然沮溺
耦耕時即擾國語云深耕而疾耨之是擾在腦種之
後問諸北方農人曰播種之後以土覆是摩而平之
使種入土鳥不能啄也羣經識小謂擾有二義孟子
播種而擾之說文徐注謂擾為摩田器布種以此器
摩之使土開發處復合覆種者是也此處之擾即齊
語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韋注云擾摩平也時雨
至當種之也莊子則陽篇深其耕而熟擾之注擾耨
也史記龜策傳耕之擾之耨之其事皆與耕相
連在布種之前亦一通也論語後錄曰說文擾摩山
器服虔說耨枋徐廣說田器高誘說耘塊推子路行
三輔謂之耨枋所以覆種是又不止二義矣

以告夫子然然釋文然音武然漢石經無行字大字史
然札然云三蒼然呼然又音武然記世家引亦無行字
然見也然怪然悖然之然辭也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然魏志
然格別傳然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當即本此四書
然考異曰莊子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
然大澤入獸不亂羣入鳥然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然釋
然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然史記引無此句魏志然管
然徒與誰與並如然甯傳引何未有哉字然天下有道
然字又並音餘然焉然傳引何未有哉字然天下有道
然巨不與易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注包曰丈人老者也蓀
艸器名也集解○釋文子路從才用反荷何可反
丈人高誘淮南子道應訓注老而杖于人者又修務
訓注長老之稱蓀說文作蓀云艸田器从艸條省聲
論語集注卷九 微子

滕植壁秉珪鄭注植古置字然則古植置字同說文
日植或作權從置羣經義證曰呂氏春秋異用篇有
置杖之文是植置為一字羣經補義曰植其杖而芸
似謂植杖於他處然今人芸田以足必扶杖乃能用
足則植杖正所以耘猶云拄杖吳氏遺著曰芸說文
作耘云除苗間穢也重文作耥據陸氏說以古本說
女耥止从云然耥亦去蓋深慮耥之害苗也耘始俗
意田中之艸雖芸亦去蓋深慮耥之害苗也耘始俗
省字讀書叢錄謂芸即耥字之省維城案孟子盡心
篇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亦作芸不作耥然說文
云芸艸也則芸當為耥字之省借
子路拱而立釋文拱居勇反**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釋文而食音嗣**筵**風俗
窮通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為雞黍見其
二子焉維城案長沮無此事而風俗通義云然者古
人引書往往牽連猶尸子云楚狂接輿耕於方明曰
城經傳無徵亦若以沮溺耦耕壺陸為一耳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筵論語補疏曰皇甫謐高士傳引論語至至則行矣
而止蓋謂子路復至而丈人已先避去如後世蘇
雲卿呂微之之論若然則子路之言向誰發之邪觀
其稱長幼之節不可廢為向二子說無疑前云見其
二子正為子路此言張本然則丈人亦偶去不在耳
陳天祥四書釋疑云丈人既欲自誠其跡則不當止
子路宿於其家而又見其二子也又云子路乃路
行過客既已辭去安能知其必復來也斯言得之
路曰不仕無義注鄭曰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也
○釋文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
廢之釋文反長幼下漢石經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注
包曰倫道也理也集解漢石經君子之仕也行其義
微子

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注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

君臣之義也不必自道得行也孔子道不見用自已

知之也集解○釋文己知音紀一音以

逸民伯夷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注包曰此

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集解○釋文朱張並如字眾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鄭作侏張逸民說文作佚

云音陟留反少連詩縣反下同逸民說文作佚

注杜子春云佚當作逸是佚與逸通論語補疏曰莊

子田子方篇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若瞠乎後矣後漢

書逸民傳序云蓋錄其絕塵而回若瞠乎後矣後漢

絕塵者也虞仲日知錄云史記士伯之奔荆蠻自號

向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餘家立為吳大伯大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

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

殷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矣因而封之

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

諸侯按此則仲雍為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

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成者仲雍之曾

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

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大其故墟乃有虞仲之昭也即謂仲

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

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

又考吳越春秋大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

之稱吳仲固有徵矣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

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是為虞公後

之君不當稱之為民亦不得為逸既君吳國不得謂
之隱居獨善斷髮文身不過順其土俗亦無放言自
廢之事疑別有一虞仲而今不可考如夷逸朱張之
此耳夷逸戶子謂夷詭諸之裔或勸其仕曰吾譬則
牛甯服輓以耕于野不忍被繡入廟而為犧漢書人
表有朱張而無夷逸之逃荆言之云言竄於蠻夷而遁
師古注即就仲雍之逃荆言之云言竄於蠻夷而遁
逸也朱張惟王弼云字子荀卿以此孔子而荀卿
書言子弓亦未必其為朱張之字其言無所依據鄭
作侏張者宋翔鳳云文選劉越石答盧諶書自頃輟
張注曰輟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云負乘覆
餗姦宄侏張輟與侏古字通此鄭本為侏張知非人
姓名矣故鄭作侏者七人注獨不舉夷逸朱張郝氏敬
曰朱張朱當作講書講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
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入
也此說當得鄭義拜經日記云爾雅釋訓伯張誰也
郭注云書曰無或侏張為幻侏輟講同字侏則聲近
假借也皇疏作者七人下引鄭注伯夷叔齊虞仲辟

世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不及夷逸朱張蓋逸民二
人伯夷叔齊也夷逸一人虞仲也伯夷齊次論柳下惠
柳下惠少連也故聖人先論伯夷叔齊次論柳下惠
少連後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夷齊讓國隱逸首
陽謂之逸民虞仲竄逸蠻夷故曰夷逸不舉泰伯者
三讓天下至德不可以逸論也伯夷為陽狂當如郝
氏說爾雅侏張誰也誰可讀為狂猶楚為陽狂當如
者二人注以荷蕢楚狂皆辟言者若從眾家以夷逸
朱張為二人姓名則聖人發論何但舉伯夷叔齊虞仲
柳下惠少連五人乎由此言之包氏以逸民為七人
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為五人當是古文家說人表
不列夷逸而列朱張則不合於古今文者也少連禮
記襍記云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
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善居喪兼稱大連
而逸民但列少連少連當必有勝於子曰不降其志
大連者但經傳散逸無從考見耳

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注鄭曰言其直己之心不入

論語注疏卷之九 微子

庸君之朝也集解○釋文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仲反下同箋

漢石經作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注包曰放置也不

其斯以乎復言世務也集解○釋文○困學紀聞曰介之推曰

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身中清廢中權注馬曰清純潔

足以及容可申包義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集解鄭曰發動貌

釋文廢中方肺又馬箋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是也中即訓

云棄也鄭作發云云箋考證曰身作行是也中即訓

身鄭君注禮弓韋昭注楚語皆曰中身也上言夷齊

不降志辱身惠連降志辱身此言隱居似與不降不

辱者同科放言又與中倫中慮者相反故行則潔清

廢乃通變也行與廢對論語道之將行也與道之將

廢也與與孟子行或使之止或尼之皆是廢鄭作發

者拜經日記謂古論假借為廢魯論本字作發馬讀

誤當從鄭謂發動中權始與虞仲事合皇疏引江熙

曰超然出於塵埃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

中權也亦用鄭本吳氏遺著曰發中權蓋指亡如荆

蠻說子稱泰伯曰讓有道而不居之辭也虞仲亦能

以國讓而本非有國謂之為讓則垂於義子故云發

中權廢發古通莊子列禦寇篇曾不發藥乎釋文云

司馬本作廢馬季長以為遺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亂廢棄毋乃望文生訓乎可注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也集解鄭曰

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後漢

文略

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

釋文大師音太擊音至亞注於隊反飯扶晚反下同

鄭曰自師擊以下八人皆平王時人

漢書古今人表注

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注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也各

異師繚缺皆名也

集解○釋文繚鄭曰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周禮膳三飯三飯廣韻三字下引作

氏秦國名史記秦本記伯翳

秦三飯三飯廣韻三字下引作伯翳未孫非子周孝王召使

主馬于汧渭之閑馬大蕃息孝王分土為附庸邑之

秦至襄公時犬戎侵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戰甚有功

周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

侯賜之岐山以西之地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是平

王以前秦未為國故鄭君以師擊等八人為平王時

也鼓方叔入於河注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也入謂集解周禮地官有鼓人掌教六鼓四金

居其河內也

解箋之音聲以節樂其即方叔之職歟

播鼗武入於漢

徒刀反亦作鞀鼗周禮春官鞀掌凡樂事播鼗注播謂發揚其音鼗小師注云如鼓而

小持其柄搖之有耳還自擊詩商頌置我鞀鼓禮記

月令修鞀鞀之文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詩釋文少師

鞀少師儀禮大射儀注工之長也論語後錄曰周禮

鞀謂之小師小師字同小師上士又曰既曉掌凡樂

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然則襄及播鼗武皆既曉掌凡樂

曉凡三百人維城案周禮有磬師掌教擊磬則此及

播鼗並有警矇有眡矇矣漢書禮樂志引書序云殷

紂斷棄先祖之樂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

注引論語此章為證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

微子

音

字當亦作于過庭錄云大師擊適齊以下疑是記殷周闕事而論語述之凡論語引經皆作于也難城案班氏以為殷紂時人當是今文家說鄭君以為平王時人其古文家說歟

周公謂魯公

史記魯世家周公使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詩魯頌闕宮篇云乃命魯公俾侯于

東箋謂策命伯禽則魯公者伯禽也周公謂魯公當是就封時訓其子蓋在策命之外者故魯論特明著之曰君子不施其親釋文不施舊音施又詩紙反又

反落也並不及箋漢石經作施左傳曰施刑侯服虔舊音本今作施云漢石經作施左傳曰施刑侯服虔義曰劾者謂罪法之要辭不効其不使大臣怨乎不

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呼嗟乎何羣經義證曰何以箋魏志杜恕傳引不作無乎作何羣經義證曰何呼皆省口牧敦銘王乎內史漢碑亦多作乎繁陽令楊君碑嗟乎何及解者不達斯義謂乎為語助非矣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注鄭曰大故

為惡逆之事禮記檀弓天子至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傳云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又云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即此義也棄漢書宣六王傳引作不相遺棄無求備檀弓正義引作則不相遺棄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引無作毋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注

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耳集馬曰

宣王時釋文周有八士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注反又如主反生鄭曰周公相成王時所生正義所幸反又如字

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
解曰此天之所與周國也為包注所本逸周書和寤
氏八士太師三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又武寤解尹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忽
巫則八士又若南宮氏也詢於八虞賈唐注八虞即周
又晉語文王之即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八虞即周
八士皆為虞官周書君奭篇文王之臣有若南宮括
此八士中有伯适括字通疑即一人第括為文王四
友之一又為武王亂臣十人之一不得稱之為士當
別是一人經學厄言論語十人之一不得稱之為士當
武時人四書考異據逸周書晉語以上諸書斷為文
語後錄亦據此而以為文王時人不及三家之確漢
書古今人表列八士於周初最為允當劉向馬融謂
宣王時鄭君謂成王時當周初或別有依據也其曰尹
氏而父曰南宮者經學厄言論語後錄並謂古者命
羣經補義四書考異論語跋質竝以為南宮氏恐非

白虎通姓名篇云質家所以積於仲何質者親親故
積於仲文家尊尊故積於叔即如是論語曰周有八
士云云不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
季明其無二也考異謂此伯仲叔季兩兩相並而班
氏言之不積於伯季二語乃申明質家積仲文家積叔
之故不指孿生者言故曰明其無二若八士之積於
伯仲叔季固已以兩兩俱生句申言之考異說非也
經學厄言謂獨尹氏兄弟八人句申言之考異說非也
而記之是矣仲突忽人表作中突中忽後錄云鄭
厲公昭公亦名突忽說文解字曰突中忽後錄云鄭
到子易曰去如其來如去即突字以忽不順忽出也
同義於此見古人命名之義叔夜字宣和博古圖周
液鼎銘二十三叔夜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叔
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論語古義據書大傳脂夜
之妖鄭注夜讀為液是古液字作夜鼎銘以夜為液
以液為夜也薛氏鐘鼎款識載叔夜鼎銘云叔夜為
其饒鼎以征以行用驚用驚子

八士叔夜之器較博古圖為可據矣李隨季騶廣韻
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朱有李隨逢世本
云周八士季隨季騶之後騶或作瓜吳氏遺著云八
士名皆韻隨古讀食遮切與騶韻維城案八士命名
皆以類從達適其部同也突忽其義同也夜夏其為
時同也惟隨與騶為不類說文騶从也騶黃馬黑騶
其義各殊或疑隨當讀為騶爾雅釋獸豕子猪豕
郭璞注俗呼小豕猪為騶子猶漢司馬相如之初名
犬子與騶皆取於物為類也然易大畜六五豕之
牙虞注云制豕稱豕釋文引劉氏云豕去勢曰豕
然矣今案易繫辭傳云人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
下蓋取諸隨是隨本有乘馬之義季隨當為隨卦之
隨故季隨之弟即以為馬名之騶名之也或謂伏義氏
祇畫八卦文王始演為六十四賈唐以八士為文王
時人則未有隨卦將何以解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
別皆六十有四淮南要略訓云八卦可以識吉凶其

禍福矣然而伏義為之六十四變則為重之者伏義
鄭君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總之夏時已有六十
四卦大小之文可據況繫辭言取諸則必先有其象
而後可言取故九家易以類萬物之情注云以此知
庖犧重為六十四卦是八士以前實先有隨
卦季隨季騶之取義於此可確然無疑也已

論語古注集箋卷九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十

吳潘維城學

子張第十九

釋文凡三十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

矣箋

八佾篇子曰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故子張以思敬思哀為士之可貴者也不曰禮而曰祭者禮記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釋文焉於

虔反下同為亡如字無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箋

子夏門人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